



夥計

著末拉瑪
譯銘紹劉

The Assistant

by Bernard Malamud

51
1990
201

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

計夥

著末拉瑪
譯銘紹劉



夥計 瑪拉未著 劉紹銘譯

* * *

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

香港九龍尖沙咀郵箱5217號
(登記證內版僑台誌字0066號)

港澳總代理：張輝記書報社
香港利源東街四號二樓

台灣總代理：新亞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八四號
郵購劃撥帳戶110075號

* * *

1977年12月第2版

定價：HK \$4.00 NT \$40.00

封面設計：蔡浩泉

THE ASSISTANT by Bernard Malamud. Copyright ©
1957 by Bernard Malamud. Originally published by
Farrar, Straus and Giroux, New York. Chinese edition
published by World Today Press, Hong Kong.

2nd printing

December 1977

十一月初的侵晨，街道仍然漆黑，但是風已經刮起來了，使雜貨店老板莫理士·普伯有點意外。他彎身在路邊拖兩個牛奶箱子時，風把他的圍裙，吹到臉上去。他氣喘喘的把這兩個箱子拖到門前。一個頭髮斑白、愁眉苦臉的波蘭婦人已經蹲在那裏，縮成一團。門前還有一大袋用牛皮紙袋裝着的麵包。她是來買麵包的。

「幹嗎這麼晚還不開門？」

「現在才六點十分，」普伯說。

「冷死了，」她抱怨說。

他用鑰匙開了門，讓她進去。平常他把牛奶箱子拖進去後，還要點煤氣爐。但今天那個波蘭女人等得不耐煩了，普伯就把袋子裏的麵包倒在櫃檯上的鐵絲籃子裏，給她挑了一個沒有芝麻的，切了片，用白紙袋裝起來。她把麵包放在繩子結成的菜籃內，然後掏出三分錢，擺在櫃檯上。普伯在

那個老得吱吱作响的現金出納機上記了賬，把剛才裝麵包的紙袋攤平摺好後，就把門外的牛奶箱子拖了進來，把一瓶一瓶的牛奶放到冰箱的下層。他把舖子前面的煤氣爐點上後，又跑到舖子的後面去點另外一個。

他在一個舊得污黑的搪瓷壺子裏燒了喫啡，啃着麵包，不問滋味如何的呷着喫啡。把舖子打掃清潔後，他就等樓上的住客尼克·費蘇下來。尼克是附近一間修理汽車工場的技工，每天早上約莫在七點鐘左右下來，買兩毛錢火腿和麵包。

但是前門一開，進來的却是一個十歲的小女孩。他的心一沉。

「我媽媽說，」她說：「問你肯不肯賒給她一磅牛油，一條黑麥麵包和一瓶白醋？明天給你錢。」

她知道她母親是什麼人。「不再掛賬！」

那個小女孩哇的一聲，哭了出來。

普伯給了她四盎斯牛油，一條麵包和一瓶醋。在舊櫃檯上，靠近現金出納機附近，有一處劃滿了鉛筆痕的地方，在「醉婆娘」的名下，他記下了一個金額，加起來，總數是二元三分。他從來不敢奢望能收回這筆款項。但是愛德要是看到這個新數字，一定又會囉嗦一番，所以他把新數字四毛二分擦去。用四毛二分來換他僅有的一點清靜，也是值得的。

他在舖子後面的一張圓木枱旁邊坐了下來，聚精匯神的在看着昨天出版的猶太人看的報紙，那是他曾經一字不漏的讀過的。舖子前面和後面隔着一堵牆，牆上開了一個窗洞，普伯不時透過這個

窗洞，看有沒有人偶爾走進店子裏來。有時他正看着報紙，舉頭一望，看到顧客靜靜的站在櫃檯面前等他，往往嚇得一跳。

現在，這間舖子看來，就好像一條又長又黑的地道。

普伯嘆了一口氣，又再等。等生意上門實在不是辦法。生意不景就是不景了，等也沒用。

一個工人走進來，買了一罐一毛五分錢的挪威沙丁魚。

普伯又回到老地方去等。二十一年來，這店子改變得很少，只粉刷過兩次和換過一次架子而已。舖子前面的老式雙層窗戶，他倒是叫木匠改裝了一個大的單層窗戶。十年前，掛在外邊的招牌掉了下來，但是他一直沒有換新的。有一次，生意好了一個長時期，普伯就把木冰箱拆了，換了一個白的電冰箱，放在與舊櫃檯平排的地方。他常常靠着冰箱，凝視窗外。除此以外，舖中一切依舊。許多年前，這是一家以賣熟食爲主的熟食店。現在雖然仍星星的賣點熟食，實際上却是一間破雜貨店了。

半小時過去了，尼克還沒有來，普伯便站起來，走到掛在窗前的一塊啤酒廣告牌後面站着。除了這塊廣告牌外，他的前窗，可以說空空如也。過了不久，屋子的大門開了，只見尼克穿了一件手織的綠色粗毛線衣走出來。他在街外轉了一轉，不久就走了回來，手裏拿着一袋從雜貨店買回來的物品。尼克看到站在窗口後面的普伯的神情，但他沒有看多久，就一溜煙煙似的直奔上樓，砰的一聲關上了門。

普伯凝神望着街上。他突然興起了一個念頭：如果我能像小的時候一樣在街上玩多好，總之不

用關在屋子裏面就成了。但外面颯颯的風聲嚇怕了他。他又想到要把舖子買掉，但誰會買呢？愛德老想着賣它，一天到晚念念不忘的想着要賣它。想到這些，他不禁苦笑起來，雖然他實在一點心意都沒有。既然把舖子賣掉是絕不可能的事，因此他極力制止自己不去想它了。但有時他在櫃檯後面喝着咖啡，禁不住又會興起賣舖子的念頭。

不過，要是他出人意表地把舖子賣掉了，他能到那兒去呢？他一想到自己無藏身之地的情景，心中就忐忑不安。他幻想着自己站在街上，不論陰晴寒暑，讓風吹雨打，讓雪在他頭上冰結的情形。唉，他好久好久沒有在街上消磨過一整天了。小時候，他老愛在鄉下滿是泥濘和車轍的街上跑來跑去，或者穿越田野，或者和別的孩子們在河裏嬉水。但是長大後，來到美國，他一直就少有看見天日的機會。起始，他靠一輛運貨馬車過活，當然有到外面跑跑的機會，但是自從他開了店舖，就再沒機會了。在店裏工作，可以說是在墳墓裏生活。

送牛奶的人，身壯力健，把貨車開到他舖子的前面，匆匆的跑進來，拖了一箱空瓶子出去，回頭又拿了兩瓶半品脫的奶油進來。他走後，肉食批發商奧圖·福加爾跟着進來，他是一個子思滿面的德國人，手上拿着一個油膩膩的籃子，盛着燻香腸和一串小紅腸。普伯用現款跟他買了燻香腸。跟德國人做生意，他是從不掛帳的。奧圖拿着小紅腸走後，送麵包的來了，把三條新鮮的麵包拿來，換去了三條舊的，他是一個新手，什麼話也不說就走了。然後，一個叫李奧的賣糕餅的人進來了，匆匆的往擺在冰箱上面的糕餅盒子一看，說：「莫理士，禮拜一見。」

普伯沒有睬他。

李奧猶疑了一下，說：「到處都這個樣子的了。」

「這裏却最壞。」

「禮拜一見。」

附近一個年輕的家庭主婦，買了六毛三分錢的東西。她走後，另外一個又進來，買了四毛一分貨品。他終於做了當天的第一塊錢現款的生意。

賣燈泡的小販白拉柏，將他那兩大紙盒子燈泡放了下來，蹣手蹣腳地從後門走了進來。

「裏面坐，裏面坐，」普伯招呼他說。他泡了茶，倒在一隻大杯子內，還加了塊檸檬。白拉柏舒服的坐了下來，連大衣和便帽也懶得脫下，咕嚕咕嚕地唱着熱茶，喉核一上一下地翻動着。

「生意還好嗎？」普伯問。

「不好，」白拉柏聳肩說。

「普伯嘆了口氣。「你的孩子怎樣了？」

白拉柏心不在焉的點了點頭，然後就拿起猶太人看的報紙來讀。十分鐘後，他站起來，渾身搔了一陣子，就提起了用晾衣繩細着的兩隻紙盒子，背在瘦削的肩膊上，離開了。

普伯目送他走出去。

真是家家有本難唸的經。

午飯時分，愛德下來了，她已把房子上上下下打掃清潔了。

普伯站在破沙發前面，從後窗望出去，看着後院。他在想念着兒子伊佛瑞恩。

愛德看見他眼睛都濕潤起來了。

「別再想了，好不好？」可是她自己的眼睛也濕了。

他走到水槽，用手掌盛了點水，把臉孔埋在裏面。

「那意大利鬼」，他說，一邊把臉擦乾：「今天早上到對面的舖子買東西。」

她很氣。「這就是你租給他五個房間，只收二十九元的結果，好使他當着人家丟你的臉。」

「但我們的房子是沒有熱水供應的啊，」他提醒她道。

「你不是裝了煤氣爐麼？」

「誰說他丟我的臉啦，我並沒有這樣說。」

「你沒有說了什麼冒犯他的話吧？」

「我？」

「那他為什麼跑到對面去買東西呢？」

「爲什麼？爲什麼？你爲什麼不自己去問他？」他氣憤地說。

「你一共做了多少生意？」

「別提了，」

她把臉避過去。

他心不在焉的擦了一根火柴，點了一根香煙。

「別抽煙啦，」她嘮嘮叨叨的說

他深深的吸了一口，用姆指甲把煙頭截下，然後急急忙忙把剩下來的那一截，從圍裙底下，放進扶袋去。那一口煙令他咳嗽起來，咳得滿臉通紅，像是蕃茄。愛德雙手掩着耳朵。最後，他咳出了一口痰，便掏出手帕，抹了咀吧，又擦了擦眼睛。

「老是抽香煙，」她譏刺地說：「你幹嗎不好好的聽醫生的話？」

「好幾個醫生都這樣說呢，」他說。

說完後，他注意到愛德那一身衣服。「有什麼大事嗎？」

愛德覺得有點難為情地說：「我以為今天買主會來。」

她五十一歲了，比他年輕九歲，頭上幾乎沒有一根白髮。但她臉上皺紋已深，腿站得久時就會覺得酸痛，儘管她現在穿的是一種腳心有墊子設備的鞋子。那天早上，她一起來就埋怨她丈夫，不該在二十多年前把她從猶太區裏拉出來，悶在這地方。即使今天，她仍念念不忘她在那兒的老朋友和那兒的風物。離鄉別井的滋味已經夠受的了，但令她更難受的是經濟毫無保障。這就是她常常囉囉嗦嗦的原因。這不是她要過的日子。不過，她沒有向丈夫表示出來，而她表示不滿的方式，也僅限於囉囉嗦嗦一番而已。說起來，她也覺得有點對不起，因為當他在夜中學唸第一年書，準備將來要做藥劑師時，她把他說服了，買下了這間舖子。這些年來，他性格變得非常固執，不容易受人左右了。從前，她有時也可以反抗他一下，但現在他的忍耐力，使她無從對付了。

「明年普耳節，你的買主就來了，」普伯哼了一聲說。

「別那麼自作聰明罷，卡帕已給他打過電話了。」

「卡帕打了電話？」他不屑地說：「他在那裏打的？在小氣鬼處打的麼？」

「在這裏。」

「什麼時候？」

「昨天——你睡覺的時候。」

「他跟他講了些什麼？」

「賣舖子的事——你的舖子，廉價出售。」

「廉價出售？那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舖子值不了多少錢，連家具貨物裝飾加起來也值不了多少，三千塊吧，也許還要少。」

「我付了四千塊。」

「那是廿一年前的事了，」她有點生氣地說：「那麼別賣好了，拍賣吧。」

「他連房子也要？」

「這點卡帕就不知道了，也許他會要吧。」

「好大的口氣。你想想好了，一個在過去三年一共給人逮捕四次的人，一個連電話都不裝上一個的人，他說的話，怎能算數？他答應過我在附近不會開雜貨舖子，現在怎樣，對面不是開了雜貨舖子。他爲什麼要幫我賣這舖子？他爲什麼不阻止這德國佬在對面開舖子？」

她嘆了口氣，說：「他現在覺得你可憐，所以要幫你的忙。」

「誰要他可憐？誰要他幫忙？」普伯說。

「那你爲什麼不在酒局發賣酒執照時，把這間雜貨店改成酒舖？」

「那裏有現錢去買貨？」

「沒有錢，就別多講了。」

「誰要做醉鬼的生意。」

「生意就是生意。隔壁朱利亞斯一天做的生意，夠我們做兩個禮拜了。」

愛德知道他心裏煩得很，就換了話題。

「我跟你說過應該擦地板了。」

「我忘了。」

「我特別吩咐過你的，要是擦了，現在都已乾了。」

「等一會再擦好了。」

「等一會客人一來，就會走在地蠟上，把地方弄得烏煙瘴氣。」

「什麼客人？」他叫起來：「那個客人？誰會來這裏？」

「你去罷，」她平靜地說：「到樓上去躺一下吧，擦地板的事，我來弄好了。」

但他還是去把地蠟和拖把拿了出來，把地板擦得閃閃發光。一個客人也沒進來過。

她煮了湯給他吃。「今天早上，海倫連早餐也沒吃就走了。」

「她肚子不餓嗎？」

「她有心事。」

他挖苦地說：「她有什麼好担心的？」他當然知道她爲什麼：舖子、他的健康、她菲薄的薪水要拿來付房錢，她本想讀大學，却要出來做一份她不喜歡的差事。她是父親的女兒，難怪她不想吃了。

「如果她能結婚就好了，」愛德喃喃地說。

「她會結婚的。」

「快了，」她差點要哭出來了。

他低哼了一聲。

「我就不明白爲什麼她不跟賴·璞爾來往了，整整一個暑假他們都親熱得像情人一樣。」

「那個人愛做表面功夫。」

「他將來一定是有錢的律師。」

「我不喜歡他。」

「路易·卡伯也很喜歡海倫，我真希望她給他一個機會。」

「他是個笨蛋，就像他老子一樣，」他說。

「除了莫理士·普伯，人人都是笨蛋。」

他朝着後院凝視。

「趕快吃完了就上去睡罷，」她不耐地煩說。

他喝完了湯，就上樓去了。對他說來，上樓比下樓輕鬆多了。到了睡房，嘆了口氣，他把黑色的窗帘布拉起來。一想到要睡覺，他幾乎已經睡着了。睡覺是他唯一的享受，因此一到睡覺時間，他就覺得快樂。他把圍裙、領帶和袜子除下來，放在椅子上，然後坐在那張濶大、中間凹下去的床沿上，解了那雙變了樣子的鞋子的鞋帶，這就連着襯衣、長內褲和白襪子一起，鑽到冰冷的被窩裏去了。他把臉緊貼着枕頭，等身體發暖，他左翻右轉，等着入睡。但是樓上費蘇的太太苔絲，正在開着吸塵機。而且，儘管他竭力想忘記尼克跑到對面德國佬處買東西這回事，他實在爲此難過得睡不着。

他想起了以前渡過的困苦的日子，但現在實在比以前壞多了。現在簡直不可能生活了。他店子的生意，向來就賺不了什麼錢，一天好，一天壞，好像風向一樣多變。有時候，生意會在一夜之間，一落千丈，但慢慢地總會恢復過來，可說是屢試不爽。有時生意好起來，簡直有歷久不衰之勢——雖然所謂「生意好」並不是什麼真正的好，只不過不像現在那樣壞下去就是了。他二十一年前買這鋪子時，這一帶的地方，正需要這麼一家雜貨店。可是這些年來，他店裏的生意，也正如這地區的生意一樣，一天不如一天了。但即使處境如此，一年前他一個禮拜工作七天，一天工作十六小時，生活還馬馬虎虎過得去。這樣的生活，就是活着而已。現在雖然他勤奮如昔，他却快破產了，快沒有耐性了。以前，日子不論怎麼不好過他也熬過了。到時機一轉，景況好些時，他人也會覺得好些。但是現在，自從十個月前史密茲在對街出現以來，就沒有一天好日子了。

去年，一個裁縫匠破了產，就結束了店務，帶着他生病的太太離開此地了。自從那間店子空出來以後，普伯一直就在担憂。躊躇了一番後，他就跑去看那房子的房東卡帕，請求他不要把房子租

給做雜貨生意的。他說這種地方，一家雜貨店已足夠了，如果再多開一家，那他們只有一同捱餓了。卡帕說這地區不會像他所說的那麼壞（醉鬼住的地方，普伯想），但答應他盡可能把房子租給做裁縫的，或做鞋子的。他雖這麼說，但普伯却沒有相信他。幾個禮拜後，房子還是空着。雖然愛德說他的担心屬於庸人自擾，普伯却老是不能解除他心頭的恐慌。終於有一天，他担心着的事發生了。那舖子的空窗櫺上，貼了一張告示，說一間新的熟食店和雜貨店就要開張了。

普伯急急忙忙地跑去看卡帕。「你怎麼可以這樣對我？」

卡帕聳了聳肩膀，說：「你也看見店子空了多久了，別忘了我要付稅。但你別担心，」他加上了一句：「你賣雜貨，他賣熟食，不久他會給你帶來新顧客。」

普伯苦哼一聲，他知道自己完了。

可是日子一天天過去，那店子仍然空空如也，他因此不禁想到，也許這熟食店永遠開不成了。這個人也許改變了主意。說不定他看到這地區住的都是窮人家，因此不想冒險在這裏開業。普伯很想去問卡帕究竟他猜得對不對，但又不想再去自取其辱。

晚上舖子打烊後，鎖了門，他不時就會靜悄悄地走到街口，然後橫過街道，走到對街。那間空舖子，就在街口轉角處藥房左邊的隔壁。要是沒有人注意，他就會透過塵封的玻璃窗，看看暗影裏的一切有沒有改變。一連看了兩個月，一點變動也沒有，所以每晚他離開時，就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。可是有一晚，他看到卡帕竟然故意躲開他——這是以前未有過的事。跟着，他就看見店子的後牆上豎起了一排一排的架子。他給自己編造的希望，也隨着粉碎了。

沒幾天，這些架子都好像長了三頭六臂似的，紛紛在牆上伸展開來。過了不久，這店子設有層架的地方，都粉飾得輝煌奪目。普伯自己勸自己說，別再去看了，但每天晚上仍禁不住跑到那兒去觀察一下，打量一番，然後又猜測這間新店子的開張會令他損失多少錢。他每一次偷窺裏面的東西，就在幻想中把這一切消滅，或不把這當作一回事。但裏面增添的東西，却比他所能「毀壞」的更快。裏面的東西，每天比春花綻開得還要快還要多——流線型的櫃檯、最新型的冰箱、螢光燈、放水菓的攤架子、鑄造的現金出納機。從批發商交來的貨物，更堆積如山，紙盒木箱，式式俱全。然後一天晚上，一個陌生人在白色的亮光下出現了。他是個瘦削的德國人，梳着向後腦梳的德國髮式。他口中咬着一截熄了火的雪茄煙，在這萬籟俱寂的時分裏，把標籤鮮明的罐頭、瓶子和閃閃發亮的玻璃瓶井井有條的排列起來。不用說，普伯自然恨透這間新舖子了，但另一方面，他却對它產生了一種奇妙的好感。結果有時他走進自己那家舊式的舖子時，連看都不想多看一眼。現在他明白爲什麼尼克·費蘇那天早上要走到街口轉角處過對面了——他要嚐嚐新舖子的簇新感覺，嚐嚐給史密茲這個精力充沛、穿著得像醫生模樣的德國佬服侍的滋味。去嚐新和被史密茲服侍的還包括許多他的老顧客。他這些老顧客現在已變成史密茲的老顧客了，而他那份本來就微薄的收入就減了一半了。

普伯想盡辦法要睡，但一直睡不着，發覺再難安枕了。十五分鐘後，他決定穿衣下樓，但就在這時，他腦海中自自然然、毫無悲傷的浮現出他逝世已久的兒子伊佛雷恩的影子，他也就安然入睡了。

海倫·普伯在地下火車裏，好容易才擠在兩個女乘客中間坐下來。她看到書中一章的最後一頁時，前面站着的一個男人，突然走開了，另外一個跟着就擠了進來。不用看，她已知道站在前面的就是賴·璞爾。她起初想不理他，繼續看下去，但又覺得不成，就把書閣了起來。

「海倫，你好。」賴·璞爾的手戴着手套，摸了摸新帽子。他的態度一向誠摯，可是有所保留——爲了他未來的身份。他拿着一本厚厚的法學書，幸好她自己手上也拿着一本，可以掩飾一番。但一下子，她就覺得她的掩飾不夠，因爲她突然覺得自己的衣服和帽子變得寒酸起來。這實在是一念之間的事，因爲未看到他以前，衣服和帽子都是好好的。

「你看唐吉訶德？」

她點了點頭。

他顯得極爲尊重的樣子，跟着沉下嗓子說：「好久沒見你了，你躲到那兒去？」她全身發燙，扭捏不安。

「是不是我無意中冒犯了你？」

坐在她旁邊的那兩個女人，簡直好像聾了似的。其中一個的粗手上，拿着一串噉珠。

「沒有。」她是自作自受。

「那麼這是爲什麼？」他的聲音很低。從他的灰眼睛中，可以看出他是有點生氣了。